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九十七

十八陽

江九江府九

碑碣

九江府志靖節先生祠堂記 先生榮桑之高士上世嘗有大功於晉室
恥以身事異代之主故托於酒而逃焉。將以晦其迹時釋氏達公方與諸
賢為蓮社接遯之遊獨先生不可致欲以其嗜好招之為置杯酒公乃去
之而弗顧蓋未知先生之志初不在於酒也嘗誦其史達曰懶想黃庭願
比稷契知有志堯舜其君而不遇寧得錢送酒家淋漓頭上巾方其願然
散髮醉眠漢上石月梁風清虎馴鶴唳瞬息千古物我兩忘彼高人逸士
顧何以識之渺乎若滄海而莫測其量巍乎若太華而莫窮其高予求其
心而不可得因其跡觀之先生環堵蕭然風雨弗蔽耕粟而食數粟自
擁使其愛子居則奉薪水之勞出則荷籃輿以往是豈人情哉他人不堪
當有愁嘆忽激之辭而先生處之怡然今讀其遺文平夷曠遠發於中和
淡而實美幽而不怨若未嘗履憂患之途處窮約之地以是知其天也性

也。近代得志之士，乃欲區區追和其詩辭，以跋高躅，雖有超世邁軼之才，終莫能擬其彷彿。盖先生之心浩然，遵乎八極之表，視生死窮達，若浮雲流水，獨與造物者為友，而莫知其所然。固異乎屈原離騷之作，蓋自先生襲勝董膏之譏，未免瑕累其高識。先見絕人遠矣。是歲本道安撫吳公給事，與漕使任公寶文、曹公敷文，志同議協，拊以振發，激素歸而先生之宇卑陋，弗擣無以表儀。四方垂耀千載，於是消費鳩工，以命其屬邑府判潘公聞而義之，願益之以地，以廣其基。而令尹趙君侃之實雅殿事慶材宏規，悉增其舊。沒不淹時，民不告病，而輪輿聿新，光臨衢道。湖南提舉陶公已先為之像貌，因易奉安焉。又命董行守司管鑰之授公田二十有二畝，俾奉祠事，過於曩時。既勤且備，其教視有方，則尉觀純仁之力也。令尹乃以記文見屬，予歎慕既久，義不敢辭，幾發潛德之幽輝，慰里人之悚仰。遂援筆而書之。乾道六年秋中元日九江周蟠記。狄梁公碑。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知潤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范仲淹撰。天地閑孰將開馬日月蝕。孰將廓馬大廈。竹軌將起馬神品。墮軌將舉馬嚴嚴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傑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忠孝之休，揭若日月者，敢歌

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大夫。人有萬里之憂。諸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耽睡不備。感公之義歎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委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執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策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杯土。則特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姑女祠下。被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刑開御道。公爲知頓使。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彼何害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伯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陵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祀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蠻生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司趣行刑。公緩之。審表以聞。曰。臣古似理。逆人不言。則有私。陛下

好生之意。表成後。意不能定。坡感非本心。惟陛下矜馬勤資之流于九原。鄙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史君活汝輩耶。相勞哭于碑下。齊三日而去。子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師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草闢王師。來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上方斬馬劖加于君頸。雖死不恨。光輔不能服。奏公不遵左遷復州刺史。吁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為大丈夫矣。其公之謂乎。公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搆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揚執橐。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血流被面。坡衢而謝焉。子嗟乎。陷穿之中。不義不為。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諸罷成蹊。勒等四鎮以肥中國。諸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鑽輸。識者譴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公出為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

反側朝廷從之。子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
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
不答。則天曰。無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一。昨陛下命三思慕武士歲時得
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
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双陸不勝者何。對曰。双陸不勝宮中
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閑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折雙
翅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也。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別翼也。是可折乎。
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
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於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俟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
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而輕天下之
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于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繼親
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
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家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
祐。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王拜
公。公墮絕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也。已而

謂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奏曰。還宮無儀貌為太子復置蘆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子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矯蘇味道足矣。豈文士擅謀。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并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張易之輩。反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于嗟乎。薄文革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勲德不可備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信見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待者。何足道哉。故系之云。商有三仁。弗叔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末季。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遵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軌為平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執為平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左朝奉郎集賢校理管亳州明道。

宮黃庭堅書。紹興六年七月朔左朝請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
田司事主管內安撫公事許端夫重立 周濂溪先生祠堂記 古之爲

治者先化而後政詩書道之宗也禮樂德之聚也道德仁之本也君子於
是觀政焉齊之以刑斯為輔治彼規矩然於簿書期會之末而不得夫詩
書禮樂之意未之思耳若稽古周元公先生闕里舊在江州之濂溪自因
宅為祠為書堂兵後寄祠府學之光霽堂非禮也至元二十八年總管陳
侯時舉新作濂溪書院于府治之東翰林學士姚公燧為之記而先生之
墓在德化鄉清泉社廻立豐碑道左大書曰宋濂溪先生周元公之墓往
來者必式焉君子謂是役也有關於風化甚大然而墓亭未立也墓祠未
復也諸生春秋來享列俎豆野祭墓下風雨則於民居歲事不稱尊禮先
儒之意山長廬陵李敬德有志焉至大四年夏廉訪分司成都劉傅之參
審決滯獄謂總管完顏侯曰崇化勸學刺史責也恭惟三月庚寅詔書曰
國家內設國學外設府州縣學作成人材宣揚風化欽哉元公祠宇若有
所待我儀圖之惟俟其舉之十月甲戌侯相地興工府判張侯實贊其決
庶士競勸不日成之賜書眉山陳黃裳曰此時舉之志也先化而後政矣
俟請為立碑嗟夫先生之道大矣祠宇之復美矣故贊一辭嘗因出潯陽

南門沿手濂溪風乎五老峯下至先生墓南草色交翠芙蓉如玉想像池
蓮庭草不覺身在光風霽月中使人徘徊不能舍去德之洽人也久矣道
高乎無極太極之初而其本在乎無欲主靜學粹乎誠無為幾善惡之妙
而其目在乎仁義禮知信隱者其體費者其用求之圖書若高且遠而實
不出乎日用常行之間可以入德可以學聖非若異端有體無用者比厥
後二程參來爲張氏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紹聞懿德言使聖人之道
昭明于天下而其功實自濂溪先生始不在孟子下也豈特春陵豫章九
江京口章貢橫浦祀之將天下通祀之傳云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蓋非是
歟陳侯名元凱完顏侯名釋傳之名宗說張侯名毅是年十一月戊戌朔
謹記將仕佐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眉山陳裳撰司馬溫公祠堂記
肅政廉訪副使張侯讓分治江興二郡所治必率學官第子講學脩禮
誠善明教庶幾罔踰刑簡協于聖治至元三十年夏得司馬溫公七世孫
鎮於生舍憫其艱困問其先則宋靖康後徙越州公曾孫備解榮州守道死
江州遂葬而家公三子童唐早亡而康爲之嗣康二子植桓而植以嫡長
爲小宗兄弟宗之植生備備生遜遜生拯拯生堅堅生鎮皆世嫡長五世
之宗易而太宗不遷凡今之司馬氏之留越派洪者其宗子當在江侯曰

公作治鑑繼春秋爲萬世正名分。著譏皆准經範俗學行爲先師俱在祀典。古之等賢者有旌里祀冢。公孫子在主拓圖書安於是公精靈著存亦在是何必悚亦可無表顯縱不爲濂溪精舍亦當專賢人之俎豆。元公孫使之有田以祭。溫公孫忍不能活其身。江人士不早以告我。豈獨有位者罪哉。蓬萊傳爲之倡。郡侯趙獻和之。其世家與士知義者咸相以質。命郡掾史市材備工即學東偏隙地興建祠堂。像公而奉之。別爲舍其左居公孫俾主祠事。視昔與饑廉下喪而不嚴者異。於是衆咸曰宜公學本孔氏達道達德九經之誠。其要在謹獨不自欺。循以推之。君親長幼朋友夫婦積而克之家國天下殊隣絕域。狠暴姦宄。邇欵遠暴暫毀終服以至沒世不忘。自契阜伊傳周召之功不見。而人以儒爲迂。孔顏曾孟之學不傳。人以儒爲膚。漢仲舒德勝其才。唐退之文過其質。宋周程朱張有其學而無其位。兼得之者惟公。奈何王安石之僞行。終始禍其國。公之誠心直道。不究厥效。非三代之道不如。秦漢無亦時多。儒不善擇耳。况汴而浙乎。公自處迂庸。卒非詭智。速利者所及。至再闖興壞而愈明。人愈敬之。嗚呼。真儒之道如此哉。與二程子出處語默多同。朱文公因其書爰有刪目。遂作之首。亦同如日星行世。然南方學者不思實踐。割經訓爲虛文。政宦之弊尤甚。

伏第死義者雖不乏而敗類無廉恥者皆是則揚章公之學行以磨礪薄俗實今日急務中原學者同公之鄉而熟其為人亦當致知力行之並進爲文質彬彬之君子斯俟之志歟侯直聲遠聞咸賴民其下祠成將移推部鼎郡察善視鎮使有恒食無怠世守江人以友潛嘗共學焉而知其故屬筆以書不敢辭也是年秋廬山王友潛記并書翰林直學士承直郎呂師頤篆額至正己丑冬月上丁郡幕官經屋張汝翼知事齊光祖照磨陳應昌恭祀先聖復詣謁大師溫國公祠時裔孫司馬潤出示公圖像官誥神采具存又繼以石碑遺星視之乃前憲副張君建祠設像之初紀也而石則毀于大德丁酉歲距今五十年幸司馬氏世守弗墜於是知事齊君玄齋賛協同寅重樹其石蓋有以見玄齊公之恭敬先賢而善繼張憲副之志云文仍舊賞事刻新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至正九年十月之望前鄉貢進士江州路儒學正戴懋和謹識景星書院大成殿記昔宋氏以五緝集奎開文明之運蓋嘗俟陋漢唐規模三代自國都郡邑儒庠序之制既飭既嚴咸有儀則豐物備禮固不彈盡至凡先聖鉅公里居宣歷接寓謫遷之次並建置書院以致稽古尚賢作興士類之意嗚呼盛哉潯陽為郡歷載茲久有唐宗臣曰諫議渤海嘗刺是州方是時昌黎韓

公以道德文柄儒天下其誦公之出謂峻行巍名必瑞當世如景星鳳凰
爭先快覩故後之學者考按圖志即其故居揭是目以奉遺德以詔多士
而公之庵阜舊隱曰白鹿洞者今又爲南康學茲不舉舉然則升斯堂道
盛德雍容俯仰高山景仰之思得無介然乎何獨是人專美有唐以焜耀
簡冊流芳後來而吾曹恭然爲是沒泣也且宋以文治較前古南渡來雖
嶺既闢無讓沫潤鴻儒碩士相望繼起中間懷材負器蔚爲時賢照映九
江者顧豈乏人惜無昌黎鉅公稱詠贊裨昭灼鼓舞而爲之倡也豈有之
而往以殊方未見也至元乙亥我國家奄踐全宋混一九有大凡列郡名
城市無易肆後三年朝議置行臺維揚厥後以九江爲交廣荆湖閩浙之
會移治茲郡今江湖東道憲使青崖魏公時方以侍御史適貳臺端下
車之始禮謂致奠首以舊學卑隘壞漏弗稱議徹故宇而更新之山長袁
舜龍甘楚材等承命不辭惟敬惟謹乃徵工較力应用度材裁冗費節恒
用乘其羨羸久之積楮弊爲繕四千五伯有奇未頃餘武百仍俾史侯萬
董其役寔是以至元乙酉五月肇功閱三月落成自殿序堂廡齋庖門墻几
爲屋若干區而脣簷巨棟增飾有加輪奐惟新百廢具舉至若仰廬山之奇
秀俯澄江之浩渺瞻金流風鎖挹清曠殆可想而知而得也於是九江之士樂

其教育作成之惠乃走書憲副雪崖馮公咸頤刻石以著該美。比者兩公合辭俾叙始末。顧為無陋之文不足以稱副之盛績。然兩公世好義豈得辭。遂次其言于右。既又進而言曰。為兩公魏氏自靖肅而上。大參諸公。世著令德。且靖肅以赴義蹈難肇動一時。稱重四海。馮氏自臨海松庵而下。正色立朝。英舉凜凜。皆是中州厚德高風偉節。大義炳然。茲與諫議頌頌。非疑之私所能議。擬然擬自推齒以來。方事經讀。則聞先生長者之間。固已熟其盛烈。兩公又能以宏才世學為時顯人。雅範清規。克荷先訓。復恐東南之士。未或前聞也。用是不復牢謙。是則景星之云。嗣當有哉。而兩公之倡。未豈以興作之盛。循故事。資聲稱。苟而已。因附記之。願相與勉焉。以無負兩公之倡云。至元丁亥九月望日。承直郎治書侍御史行御史臺事高擬撰。中大夫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使廉惗書并題額。壽聖觀記。元有天下。嘉惠黎庶。懷柔百神。凡前代所以為民事神者。有舉無廢。惟九江有江湖之險。而壽聖觀祠通慧真君為盛。真君姓楊。名正夫。始家臨川。嘗遊襄漢。遇異人。當宋慶元乙卯。誅茅結屋。九江之泥陀窟。救民水旱疾癘。之苦。江湖河漢之厄。次第衆建道院。嘉定初賜觀額。封通慧先生。咸淳甲戌觀燬于火。皇元大德乙巳。始建殿。皇慶癸丑。觀門建橋。延祐甲寅歲。

殿而下以次成。戊午改封真君。加以孚惠仁祐徵稱。泰定丁卯。玄武殿成。元統癸酉。三門成。凡民事神與國家從民之欲者備矣。九江張鑑趙某為士。請記廬陵。乃為之言曰。昔者聖人治天下。自天地日月五行四時。山岳河海丘陵墳衍皆聽於一人。而類禋望秩咸編。民詩書禮樂各有其帝稟。以無獲戾于上下神祇。有誦之者曰。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又曰。風不鳴條。雨不破塊。聚未有知其善誦者也。當是時。天清地寧。海晏而不波。河翕而不泛。民主其間。不知帝力。其後德衰。苗害並至。始有直風怪雨。草乾水溢。其後德愈降。苗害愈至。有民社者不足禦苗捍患。而一切聽於神物。怪神叢。愈益衆矣。嗟夫。甚矣。難乎其為後世之民也。方今聖人作。為舟楫以濟民。車馬之所不通。而民利賴之。孰知乃有中流。一旦號呼。天地鬼神以乞。其父母妻子之身者乎。人非管幼安。誰能濟海。自訟其過。惟三日不梳頭。一日晏起而止。又非程叔子。誰能渡江。正襟危坐。神色泰然者。則其不免。蓄悍。患其閭民將若之何。昔人有言。吾其愚矣。嗚呼。善矣。難乎其為後世之民也。自今九江之士。與其鄉人父老。率其子弟。益務脩其隱慝。訟其內

疚以庭無罪悔於俯仰間。神莫有不佑之者乎。此明神之至領而善為政治民事神者之望深也。詩不云乎。豈第君子。神所勞矣。廬陵劉岳申撰。

東林寺碑 古者將有聖賢必有山岳。尼丘落於夫子。鷲嶺保於釋迦。衡阜之托恩。天台之棲願。豈徒然也。故知土之不厚。則巨材不生。地不靈。則異人不降。陰陽潛運。玄符肇開。宿根果於福庭。大事剪於淨土。其來尚矣。東林寺者。晉大元九年慧遠法師之所建也。世居屬門樓煩俗姓貴氏童妙神悟。壯立精博。初涉華學。不讀非聖之書。中留範經。尤達是田之說。嘗就衡岳觀止道安。火遇於薪。王成於器。雖根種諸佛。而果得一時。獅子吼言。載聞順喻。維摩詰更了空門。安住四依。脩捨二法。和尚嘆曰。吾道行者。惟此人為屬。朱序尋戈。緇徒逃海。道由茲廣。其器宿誠。謂其從曰。是處崇勝。有足底居地。若無流池。畧云法宇。大誰神廟。特吳蓮峯。結跏一心。開示五力。以杖刺地。應時涌泉。既荷殊祥。因立精舍。堅卧禁戒。弘演妙乘。浮屠毒流。木鐸正教。首唱南部。轉覺後人。以知慧力。斷煩惱鎖。由是真僧益廣。妙供日崇。臨其本園。弘其別菴。迺進自香谷。集坡安棲。即堦現之門生。隣慧水之何若。相與撰平園。踰層岩在山之陽。居水之右。經其始而未究其末。有其取而未虞其勞。當是時也。桓玄同人炳幹國鉤。以福莊嚴。因橋禮

施書日力之費。畫出木之功。繚垣雲連。屋天聳。如來之室。宛化出於林間。帝釋之幢。忽飛來於牕外。至若奧宇冬燠。高臺夏清。玉水文漪。而碧紗瑤林藻庭。而朱寶琉璃之地。月照均而徘徊。旃檀之龕。吹芬芳而妙辭。相事畢集。微妙絕時。難作致其藻瓶。巧窮雙口。姚泓奉其雕像。工極五年。段塔樞本。而每談虛備避席。而累贊道弘三界。何止八部宅心。聲聞十方。足使諸天廻首。觀其肩王贖罪。文殊降形。蹈海不沉。驗於陶偶。追大不斃。夢於僧珍。願苟存誠。折必通感。既多雨以出日。乍積陽以作霖。則有影圓西來。舍利東化。或搭踊於地。或光屬於天。謝客忻味而成文。劉斐詆訶而舉思。所以山亞五岳。江比四溟。地憑法而自高。物因詞而益重。須梁有崇禪師者。傳燈習明。安心樂行。指拳猶昔薪盡如生。次有果姓二法師。僧寶所欽。克和止觀。法物為大用。繼往持上。座義傑寺主道廉。都維那道真等。皆沐浴福河。接止淨業。諸結已盡。白黑雙遣。衆生可度。名色兩忘。纂盛名於舊人。啓新意於今作。重建雄頌。遠託鄙夫。代斷有慚。豈云傷辛。握筆鏘勇易議。齊賢但相如好仁。慕簡名而激歸。伯旨闇義。讀曹碑而敘能。儻青出於藍。水寒於水。非曰能也。固請學焉。其詞曰。靈山兆發真僧。感通刹泉有力。呵神效功。江儀外演。禪僧內融。性除邊執。門開大空。其一瞻禮雲集底。

居寧薄越廟國勝降平規博信臣禮施護供與作大起重階廣延阿閣其
二嚴幢踊出寶塔飛來尊容月滿法宇天開化城廣築道樹移栽風清梵
樂石敵花臺共三金容海遊法影山薦毒龍業消漁子心變萬里西傳一
時東塊華戎異聞穹厚驚時其四遠實法主謝惟文僧光頌累彰德名增
益助起江山聲流金石一言可追千載相激其五了性了義或古或今止
特紹律定慧通心觀物情至懷緣道深教憑淨業永紀禪林其六大唐開
元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建前陳州刺史江夏李邕文并書江州重建烟
水亭記出城南三百步舊有臺扁曰烟水亭其址臨道旁跨于甘棠亭
渤海之間盧臯率伴倚於東南林巒周遭中護一水山澤通氣呈巧獻奇
行道之人咸可寄目蔚乎澤國之偉觀也考驗圖冊而聞迹弗詳焉故老
相傳源溪先生之嗣子司封郎官壽所賦名時則紹興元符間也去今百
餘載矣中更名故亭宇傾圯廢而興興而廢莫為永圖十年以來腐甃敗
甓無存者且其地暴於水日就驛缺孰能治而新之紹興甲寅春吳興沈
公祖傳以列卿之望來蒞茲郡治荒剏處殆閏三時教條事繕亦既整整
有法廵訪城邑觀臺之故而於修舊起廢有志焉裏自闢闢籍亭名九十
有三而其泯弗存者什七八九公慨然念之亦自謂致力宜知所先後惟

甘棠一湖。蕩漾空閑。歲每祝聖人壽。群縱水族。闊洋其中。而亭枕其涯。實為縉紳會之地。是獨非其所當急者。置之勿問。可乎。退自經畫。計費錢六十萬。乃以屬德化縣令沈埴。領緇縣計之。合輸于州者。以助之。董事飭工。悉以接令。考極相方。受成於公。廸季秋命役築限。並湖拓基。承宇未決。辰日已立。既逾月而成。飛簷列牆。隆棟巨檼。朱扉華表。連甍接高深。廣俱十六步。亭左益附其四檻。登臨眺覽。地不遺巧。烟霏涵潤。水光接空。林木叢生。鷗鷺翔集。心舒目眩。恍在烟霧中。公既自喜。廸廷輯賓。佐觴以落之客。或慨而言曰。今夫天地之間。山川之廣。遠觀偉蹟。若此景者不少矣。而物換星移。率不過數十年。遠者百年。葵衰春風。回首易感。惟有功而傳。則永矣。桀著。蓋吾邦庾公白公之所遺。風流光景。至今猶未泯。也是尚可以歲計之哉。始公來文書煩壅。帑廩無儲。克勤于理。宵興聽訟。率滿下未盡四刻。而寮衆奔走。亦莫敢有懈怠。既又罷燕樂。紀他用以惜民力。公上之供。賴以不匱。浚池堙抵。潦漲里閭。利害悉與悉除。今又以餘力經理斯亭。追復昔人之舊觀。則公之規範。可謂炳炳卓卓。而斯亭又特公而傳。豈其興起固自有數耶。僉顧斬石以昭不朽。公曰可。廸命書其事。云紹熙甲寅孟冬望日記。文林郎充江州州學教授余禹續撰。記序

宋元祐唐山序